



世纪文库

心灵、自我与社会

[美] 乔治·H·米德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心灵、自我与社会

[美] 乔治·H·米德 著 赵月瑟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自我与社会/(美)米德(Mead, G. H.)著;

赵月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Mind, Self and Society

ISBN 7-5327-3636-9

I. 心... II. ①米... ②赵... III. 社会心理学

IV. C91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6613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 高文英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心灵、自我与社会

[美]乔治·H·米德 著

赵月瑟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 cc www.yiwen. com. 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2. 5

插 页 4

字 数 280 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3636-9/B·192

定 价 39. 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 | | | | | |
|-----|-----|-----|-----|-----|-----|
| 丁荣生 | 王一方 | 王为松 | 王兴康 | 包南麟 | 叶 路 |
| 张晓敏 | 张跃进 | 李伟国 | 李远涛 | 李梦生 | 陈 和 |
| 陈 昕 | 郁椿德 | 金良年 | 施宏俊 | 胡大卫 | 赵月瑟 |
| 赵昌平 | 翁经义 | 郭志坤 | 曹维劲 | 渠敬东 | 潘 涛 |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心灵、自我与社会

编者序言

本书展示了乔治·H·米德社会心理学体系的基本轮廓。米德的观点是自1900年以来在芝加哥大学讲授“社会心理学”课程的过程中展开的。这门课名气很大，影响颇广。一年又一年，对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教育学、慈善事业和哲学感兴趣的学生来听这门课，往往一听数年；一本接一本书，证明了米德的思想对其众多学生的影响。对于那些有着同样兴趣的人来说，本书包含的许多内容将是很有价值的。对于米德的许多听众来说，他的人本主义的博学的观点逐渐成为他们确定整个理智生活和评价生活方向的焦点。这门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了米德思想的基础。实际上，米德是个科学家；他在哲学上的详细阐述和对社会活动的参与都以此为基础。在本书之后还将出版《19世纪思想运动》和《行动哲学》。这三本书合起来可以体现米德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哲学，思想史，系统的实用主义。已经出版的《当代哲学》则是这几本书的补充。《当代哲学》系阿瑟·E·墨菲编，芝加哥欧彭考特出版公司1932年出版。

虽然米德教授发表了许多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如本书末的著作表所示），他却从未用更长的篇幅把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系统地表述出来。本书旨在通过整理材料以及在适当地方参考已发表的文章来做这个系统化的工作。它将给人们提供一条进入乔治·H·米德的理智世界的自然通道。

这里所用的材料以前都未发表过。本书主要由两套出色的学生课堂笔记构成，加上从其他一些笔记上所作的摘录和从米德先生几份未发表的手稿中作的摘选。我们用1927年社会心理学课程的一个速记稿作为基本材料。这套笔记以及其他课程几个类似的笔记得以保存，多亏了乔治·阿纳诺斯先生的热心和先见之明。作为一名学生，他意

识到米德先生这些往往不用讲稿的讲演材料至关重要。他找到阿尔文·卡勒斯先生这位和他有同感的合作者。卡勒斯能够提供必需的资金雇人把各门课程逐字记录下来。这些材料的完整程度各有不同，但是作为本书基本材料的记录稿相当完整。整本书并不是法庭记录，但它无疑是对一位大思想家最后几年思想的充分而可靠的记录。这份材料现保存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

这份基本的记录稿得到另一名忠实学生罗伯特·佩奇先生准确而完整的笔记的补充。他这些笔记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们是1930年的笔记，而那是芝加哥大学以完整的形式开设该课程的最后一年。1927年的材料经过重新整理，删除不必要的重复，作了文体上的修订，然后插入了1930年的部分材料，正文和脚注中都有这种补充。对其他课程的材料也作了这样的利用，只是要少得多。凡从1927年和1930年之外的本子里所作的摘录，都在摘录文字后面标明了年份。从手稿中作的摘引也都随后标明“手稿”字样。所有标题都系编者所加。编者所作的其他补充则括在方括号里。

补充论文1、2、3放在一起，实际上构成了一部未发表的手稿。论文4系根据1927年基础伦理学课程的一套速记本汇编而成。感谢阿纳诺斯先生、卡勒斯先生和佩奇先生，我们所用的大部分材料得自于他们的帮助。T·V·史密斯教授和赫伯特·布卢默教授审读了手稿的某些部分并作了评注。约翰·M·布鲁斯特先生和艾伯特·M·邓纳姆教授花费大量时间介绍他们所熟悉的米德的观点。热情提供课堂笔记的学生很多，无法一一提及，但我要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有关文献目录的工作主要由邓纳姆教授承担，布鲁斯特先生、V·刘易斯·巴锡先生以及梅里特·H·穆尔教授也撰写了部分条目。阿瑟·C·伯格霍茨先生负责文献目录的定稿。芝加哥大学人文主义研究委员会的允准，给我准备书稿以宝贵的援助。雷切尔·W·史蒂文森夫人负责纠正混乱的标点。詹姆斯·H·塔夫茨教授帮助审读校样。我妻子帮助编写索引。编辑本书的每一步都得到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的有效帮助。

编者序言

我完全明白，我们共同所作的一切努力，并未能产生一本如我们所希望的由乔治·H·米德本人撰写的著作。不过即使米德能活得更长一些，他也不会动手把这材料写成书。他不是一个体系的写作者，这是因为事实上他始终忙于建造一个体系。他思想的内在发展极为丰富，不允许他把自己的思想摆进整齐的阵势。他的天才最充分地表现在课堂上。也许这样的一本书，启发式的、透彻的、未完成的、会话式的书，是最适合他思想的形式；30年来，米德先生的社会心理学讲演在他的听众中声名卓著，但听众人数毕竟有限，也许这样一本书能够把他“思想的冒险”（借用怀特海先生的警句）介绍给时空上更为广泛的读者。

C·W·莫里斯

编者导言

身为社会心理学家和 社会哲学家的米德

在哲学上，米德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在科学上，他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属于一种古老传统，即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茨的传统，罗素、怀特海、杜威的传统。这一传统看不到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之间有任何明显区别或对立，而且它的成员本身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这些在自己的科学活动中为其哲学提供养料的人对于哲学作出的贡献是不大会被过分强调的。米德在他的一次讲演中说：“一个时期的哲学总是解释这一时期最可靠的知识的尝试。”虽然这句话也许需要根据价值考虑在哲学概括中的地位作出限定，它却为研究米德自己的发展以及研究一般实用主义提供了线索。

到上个世纪末，没有一项知识比生物进化论看上去更为可靠。这一理论显著地引起人们注意到世上发展变化的因素，正如物理学和数学以前曾显示结构稳定的要素一样。这种理论意味着，不单是人类有机体，而且心灵的整个生活，都必须在进化发展的范围内予以解释，分有其变化特性，并且在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心灵必须在行

动中出现，可能还必须在行动中保留。必须把社会本身设想为复杂的生物实体并使它与进化的范畴相符。后达尔文主义思潮使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各种术语变得显要起来，用它们重新解释心灵和智能概念，并从这一新的观点出发重新考虑哲学的问题和任务，已成为实用主义的哲学任务。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表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形成体系的时期几乎还未出现。不过已经可以清楚看到建立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资料与态度之上的一种经验自然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自然主义认为，有思考能力的人处于自然之中，并企图避免有关心与物、经验与自然、哲学与科学、目的论与机械论、理论与实践的传统的二元论。用米德的话来说，它是这样一种哲学，它反对“古代哲学的……理性的彼岸性，基督教教义的……灵魂的彼岸性，文艺复兴二元论的……心灵的彼岸性”。在探索与之相随的种种态度对于教育、美学、逻辑、伦理学、宗教、科学方法和认识论的影响方面也同样如此。对于经验方法的实用主义的依赖，加上这一运动与民主传统之间道德的和评价的联系，产生了一种既关心事实又关心价值的哲学概念；以及一种有关当代道德问题的概念，即根据实验方法的态度与结果重新确定和表述人类行为的问题。达尔文主义，实验方法以及民主，是实用主义之流的源头。

在许多方面，实用主义至今取得的最可靠、给人印象最深的成果，是它关于智能和心灵的理论。这样一个理论无疑是整个结构的基础。发展和阐释这一理论，便是乔治·H·米德毕生的任务。米德和杜威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互相补充，而且就我所知，从未有过重大分歧。从密歇根大学时代起，他们就是密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结果他们在同一任务上作了自然的分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学习的关系；依我看，两人虽有不同特点，但在智力上不相上下；他们凭借各自的独特天才，在交换意见中相

得益彰。^[1]如果说杜威提供了范围和远见，米德则提供了分析的深度和科学的精确性。如果说杜威既是当代实用主义车轮的滚动轮辋，又是其辐射状的轮辐，米德则是轮毂。虽然计算里程的话，轮辋走的距离最远，但是按直线距离它不可能比轮毂走得更远。米德的思想紧紧依靠几个基本的观念，这些观念在许多年中得到精细阐述。与他自己所说的话相符，米德晚年越来越注意研究的哲学是对基本观念的一种详细阐述，一种“描述性的概括”。这些基本观念代表了他身为科学家所能掌握的最可靠的有关知识。不过，我们这里的任务，不是从总体上考察那一哲学，^[2]而是考察该哲学所依赖的科学基础（米德身为科学家对这一基础的产生做了许多工作），以及它的社会的和伦理的方面。

二

身为科学家的米德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今天大家都承认，科学靠理论与观察两条腿走路；科学的逻辑方面（基本范畴的分离和界定的方面，建造体系的方面）对于事实发现者和检验者的活动具有同等重要性。对于用独特的调查方法确定的社会科学的事实主体，米德没有添加什么东西；而对于观念的和概念的结构，他作出了许多贡献。诚然，科学的这两个方面最终不可分割，不涉及事实，科学的观念就不可能得到富有成果的发展和析；但是米德所诉诸的观察大部分是任何人都能进行的，它们并不牵涉专门的科学技术。他的贡献并不在于数字、图表和仪器方面，而是在于对心灵、自我与社会的本性的洞察。

[1] 杜威对米德的论述见《哲学杂志》第28卷（1931年）第309—314页；亦见《芝加哥大学汇刊》（新系列）第17卷（1931年）第173—177页。米德对杜威的论述见《国际伦理学杂志》第40卷（1930年），第211—231页；以及“约翰·杜威的哲学”一文，发表在这份杂志的1936年卷上。

[2] 见米德的著作：《当代哲学》（阿瑟·E·墨菲编）；《行动哲学》（约翰·M·布鲁斯特，艾伯特·M·邓纳姆，查尔斯·W·莫里斯编）；《19世纪思想运动》（梅里埃·H·穆尔编）。

“社会”与“心理学家”这两个词在一起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与生物学范畴放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传统把心理学等同于对个体的自我或心灵的研究。甚至后达尔文主义生物学概念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都未打破传统的个人主义的前提（赫胥黎想在进化过程中为道德行为寻找一个地位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表明了这一点），虽然它已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人类的心灵如何在动物行为史中出现的问题。在下面这些篇章里，米德追溯了生物学的考虑如何迫使心理学历经联想主义、平行主义、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各个阶段。米德本人的立场是行为主义的，但这是一种社会行为主义，而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内在的行为主义；他没有从任何心理学阶段或心理学学派中找到心灵如何在自然行为史中出现的答案。这里的心灵指的是成熟的、思考的、创造性的、可靠的、自觉的心灵。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便是社会。不过，当着浓郁的心理空气凝结成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际，米德在芝加哥大学可谓是一种幸运。^[1]

这另外一个因素即社会如何进入米德的思想，不容易说清楚，因为他本人没有描绘过这一发展过程。米德处于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开始采取科学的形式这样一种氛围中，这又是一件幸事。唯心主义哲学诸如黑格尔哲学和罗伊斯哲学强调自我与道德的社会性，而米德曾在罗伊斯指导下从事研究。到了1900年，塔尔德和鲍德温对社会心理学已经作出了许多贡献。吉丁斯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库利在密歇根大学也已开始了他的社会学生涯；而米德是库利的朋友，并在那个环境里教了三年书。当时，人们，尤其是德国人，已经逐渐把注意力放到语言的社会性上，放到神话学上，放到宗教上，而米德曾在德国学习过。虽然他在柏林，而不是在莱比锡与冯特一起，但他通过考察姿态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情境而将这个概念分离出来，这无疑要归功于冯特的影响；姿态不仅仅是达尔文所说的“情绪的表达”，它开始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动作的前阶段，另一有机体对它

[1] 那些日子的这种气氛，以及认为机能心理学包含着一种完整哲学的自信，可以从詹姆斯·R·安杰尔的文章“构造心理学与机能心理学同哲学的关系”中看出，《十年纪念刊》，第3卷，第55—73页，芝加哥大学，1903年。

作出的反应表明该社会动作的后阶段。米德明确地从社会角度考虑姿态，并从这样的姿态出发描绘真正的语言交流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米德所走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冯特指出的；并且很显然，通过使用社会性范畴，冯特帮助他纠正了个人主义心理学的不足之处。^[1]

不过，米德并不仅仅是罗伊斯、塔尔德、鲍德温、吉丁斯、库利或冯特的追随者。正如下面篇章所表明的，他们对他们全都持有一种基本的批评意见：他们都没有完全地解释心灵及自我如何从行动中产生。这种批评分为两个部分：（1）他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把实存的心灵或自我作为社会过程发生的先决条件；（2）即使就他们的确试图从社会角度予以说明的心灵与自我的那些侧面而言，他们也未能将其机制分析出来。准备从中抽出心灵和自我来的那顶社会魔帽，事先已塞了些东西；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虚伪的预告，说是可以变一番戏法，而这个节目本身从未上演过。米德力图表明，心灵与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而语言，作为一种有声的姿态，为它们的出现提供了机制。

我认为，米德成功地完成了这些任务，特别是成功地分析了语言的机制。借助这一机制，心灵社会地构成了；借助这一机制，意识到本身是一个对象的自我出现了。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把心灵等同于符号的作用时，是否必须认为这些符号全是具有一种社会起源与语音起源的语言符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人和动物的心灵中便可能有某些不属于米德术语范围的个体的方面。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指记号情境（非语言符号）与符号情境（语言符号）在发生上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这里，争端主要在于“心灵”和“符号”这些词的外延上，因为米德在某些地方承认霍林沃思所强调的重整作用和亨特所强调的延缓反应这些事实，但和他们不一样，他认为这些过程并不属于“表意的符

[1] 要归功于冯特的是他的唯意志论，并且据说他“提出了有声的姿态”（1930年）。另一方面，“冯特没有把姿态本身分析为动作的组成部分。他是作为一个解剖学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来论述它们的”。“冯特后来才考虑情绪表达的社会功能；起先他认为它们仅仅是与心理过程相平行的”（1912年）。冯特的平行论被拒绝了，并被作了方法论的解释。

号”或“心灵”之类。米德承认，个体有机体必须具备某些生理条件以发展语言符号；那些想要在广义上使用心灵和符号的人不妨补充说，个体如果不能对非语言的、因而非社会性的记号作出反应、使得一事件在某一中心器官导致对某些其他事件的预期或重整的话，就不能发展语言符号。^[1]不管是否接受米德对“心灵”与“自我”这些术语的用法，在我看来，他已表明心灵和自我完全是在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他第一个分析了这一发生过程。无需赘言，一个比它小得多的成就已足以成为科学和哲学中的一个里程碑。米德的工作标志着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真正诞生的初期阶段，因为他的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2]

事实上米德用生物社会学的术语回答了人的心灵与自我如何在行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他不像传统的心理学家那样忽视使人类得以发展的社会过程；也不像传统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忽视社会过程的生物学方面，而求助于一种心灵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社会概念，即以心灵为前提的社会概念。^[3]米德避免了这两种极端，诉诸于相互作用的生物有机体的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姿态（以有声姿态的形式）的会话的内在化，心灵与自我产生了。米德还避免了第三种极端即生物学个体主义，他承认使心灵得以产生的基本生物过程的社会性。

在社会动作的范围内看待个体动作，在生物学基础上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统一起来；把社会心理学建立在社会行为主义的基础上。正是用这些方法，米德努力解决由进化论思想提出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弥补冲动与理性之间的裂隙的问题，表明某些生物有机体如何获得自我

[1] H·L·霍林沃思：《心理学》，W·S·亨特：《动物与儿童的延缓反应》，以及他在 1924 年《心理学评论》上的文章。约翰·F·马基提出了一个实质上近似于米德的论点：《符号过程及其在儿童身上的重整作用》。但是米德说，他认为这个说明过于简单了。米德对非表意的符号和表意的符号所作的区分并不就是以往对记号、符号的区分，因为前两者都是社会的。从第 23 节可以看出米德所作的区分以及这一区分的性质。

[2] 1912 年社会心理学讲座的一个速记本表明他的一些根本思想已经处于一种成熟的形式。

[3] 本书中对华生的批评已显而易见。关于这里简单提及的米德与库利在观点上的歧异，可以进一步参看他的文章：“库利对美国社会学思想的贡献”，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35 卷（1930 年），第 693 页以下。

意识能力、思考能力、抽象推理能力、有目的行为能力、道德信仰能力的问题；简言之，人这种理性的动物是如何出现的问题。

三

虽然米德没有用“社会行为主义”这个词，但这个词可以用来表明米德的论点与约翰·B·华生的论点之间的关系。米德认为华生的观点过于简单化，因为他从整体的即社会的动作中只抽出个体的部分。尽管华生对语言谈论得很多，但他绝口未提存在于某种社会相互作用之中、隐藏在其外表背后的语言的本质。即便他提到了语言的本质，也只是说它隐藏在声带的振动之下，或隐藏在取代有声反应的那些反应中，最终完全失落在内隐的反应中。相反，在米德看来，语言是在某个社会群体中相互作用的客观现象，一种复杂的姿态情境，即使在被内在化从而构成个体心灵的内在讲坛时，它仍然是社会性的——个体由他自己的姿态在自身引出参与同一社会活动的其他个体的态度和角色。

第二个区别在于对个人经验的论述。正如克勒在他的《格式塔心理学》中说过的，华生的论点本质上偏爱于一种认识论；它实际所说的是，个人经验不能归入科学，虽然人们能够知道它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描写在我们面前的人类动物。描写如此显而易见的东西完全无可非议，但是身为人类动物，我们事实上确能从我们的态度、意象、思想、情绪中看到自己的某些方面，对其他人身上的这些东西则看不到这么完全；而且这一事实是可以交流的。华生派给人的印象是，它把一种成熟的心理学必须解释的那些内容拒之门外。米德深切了解这种情况，但他显然认为，他自己的那种行为主义适合于这一任务。它不仅包括动作的被忽视的社会方面，而且包括主要（但不是惟一）为动作的个体本人所观察到的那些动作的内在方面。心灵不是被归结为非心理行为，而是被看作起源于非心理类型的一种行为类型。因此对米德